

幸 福 盒 子

〔日本〕

伊坂幸太郎

山本幸久

中山智幸

真梨幸子

小路幸也

著



HAPPY BOX



吕灵芝

吴菲

陈璇璇

小米呆

清泉浅井

无论世界怎样待你，
总有一种幸福会与你不期而遇。

幸

福

盒

子

[日本]

伊坂幸太郎

山本幸久

中山智幸

真梨幸子

小路幸也

著

H A P P Y
B O X

译 吕灵芝
吴菲
陈璇璇
小米呆
清泉浅井



湖南文藝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幸福盒子 / (日) 伊坂幸太郎等著 ; 吕灵芝等译. --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9

(大鱼文库)

书名原文: Happy Box

ISBN 978-7-5404-8787-4

I. ①幸… II. ①伊… ②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－小说集－日本－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181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6-034

HAPPY BOX

Copyright © 2015 by Kotaro ISAKA & Yukihisa YAMAMOTO &

Tomoyuki NAKAYAMA & Yukiko MARI & Yukiya SHOJ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5 by PHP Institute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PHP Institute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

幸福盒子

XINGFU HEZI

作 者: [日] 伊坂幸太郎 山本幸久 中山智幸 真梨幸子 小路幸也

译 者: 吕灵芝 吴菲 陈璇璇 小米呆 清泉浅井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易 见 夏必玄

装帧设计: 天行健设计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刘 玲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印 刷: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12千字

版 次: 2018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787-4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, 侵权必究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, 0731-85983028

「悦读」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天气

001

天使

047

走向原点

095

圆满的法则

145

幸福的死神

185

天气

「日本」伊坂幸太郎
——
吕灵芝——
译
——
著

“有时电视上会说：‘今天天气预计晴时有阵雨。’那会让人很烦恼究竟要不要带伞呢。”

坐在圆桌对面的女性这样说道。她身上穿着米色无袖连衣裙，原本披着黑色蕾丝短款小开衫，现在已经脱下了。她连衣裙的米色很浅，被餐厅里的灯光一照，在某些角度看起来就像白色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想，那会不会跟新娘礼服重色了呢。

“啊，如果是天气，还是问他更准确哦。”坐在旁边的前辈抬手指着我说。他比我大两岁，高个子，高鼻梁，小麦色皮肤，是个阳光健康型帅哥，所以在职场上经常能收获女同事的目光。现在也一样，同桌女性都在有意无意地打量他。而且，他稳重低沉的声音极具魅力，连我这个男人听了也会心里一颤。

“天气预报里确实有‘晴时有阵雨’这个描述，而这个

‘时有阵雨’其实是有规定的。”我并不想这么积极，反倒觉得有些麻烦，只是既然都被点名了，只好做点说明，“如果断续降雨的情况合计不足十二个小时，就叫‘时有阵雨’。要注意不是连续，而是断续。”

“听起来好难啊。”身穿粉色连衣裙的女性说。她把头发编起来露出了脖子，脖子上的项链特别显眼。佩戴那种会反光的饰物参加白天婚礼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又抠起了琐碎的礼仪问题。

“大友君这么在意细节，动不动就会想太多。该不会有妄想癖吧？”这是过去交往过的女性留给我的评语。我确实有这种毛病。然而我什么时候不在意细节了，肯定又会有人说我不够感性吧。

我所在的地方是东京都内一家意大利餐厅。我本以为清水办婚礼肯定会找知名会场搞得富丽堂皇，所以当我得知婚礼地点是餐厅时，感到非常意外。而且这里好像还不是电视和杂志推荐过的知名地点，而是只有内行才知晓的，换言之就是默默无闻的餐厅，这更让我感到意外了。

清水曾对我们说：“跟明香里认识后，我就性格大变了。”这么说来，他对夸张奢华的喜好也改变了吗？

但我很快又醒悟过来。清水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带不同的女性去吃饭，早已把都内和近郊的餐厅去了个遍。因此，无论到哪个店办婚礼，可能都会勾起他对其他女性的回忆。又或者说，他极有可能对知名餐厅的服务员出过手了。结果要在餐厅办婚礼的话，能选择的店就非常有限，才会最终定在了这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吧。

尽管这只是我个人的想象，但事实上还真不能断言这只是臆想。

话虽如此，这座餐厅的氛围确实很不错。我左前方是一块类似开放式厨房的空间，使得制作料理的过程与这边的婚礼产生了联系感。

餐厅屋顶很高，上面悬挂着六角形的照明灯，中央还有一棵仿佛圣诞树的大树，给室内增添了几分情调。

“你很了解天气啊，是读过这方面的专业吗？”一名女性提出问题，我毫不隐瞒地回答道：“这都是我大学时了解的。当时出于个人需要，就自学了这方面内容。”说着说着，我不由得露出了苦笑。

“对了，大友先生您是明香里的丈夫——清水先生学生时代的朋友吧？”

“只能算是孽缘吧。”我们学生时代确实关系很好，但万万没想到后来会进入同一家公司就职。而且两年前因为某员工闹的丑闻，公司里发生了一连串人事变动，最终把我们调到了同一部门，只能说确实缘分不浅了。

“大友，婚礼那天我把你那桌安排成相亲席了。”

新郎清水玲一个月前跟我在公司食堂里吸溜拉面时，觑着一张自诩恩人的脸对我说：“那可是新娘朋友的席位，姑娘们肯定会跟你们打好关系的。作为谢礼，我觉得你至少得给我块叉烧吧。”说着，他的筷子就指到了我碗里。我断然拒绝，结果他说了句让全日本叉烧爱好者绝对不能接受的话：“区区一片叉烧，你就大方点嘛。”

“一般都是让新郎朋友跟新娘朋友分开坐吧。”

“我们是餐厅婚礼，规格更随意，而且桌子数量也有限，很难分啊。于是我就想，既然如此，干脆就安排个单身男女相互结识的机会呗。”

“我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”

“先提出来的可不是我，而是明香里。怎么样，我老婆很贴心吧。”

“人家还没入籍吧。”

“嗯，不过反正快了。”

“一旦清水过去的浪荡生涯被曝光，那就难说了。”清水三十年的人生中，长短期交往过的对象如同天上繁星。

“确实，万一让她知道了我的过去，那就糟糕了。”清水猛地直起腰，正对着我说，“其实她也猜到我是有过去的人。只是我真正的过去比她想象的要多好几倍。”

“这我晓得的。”

“所以就要拜托你谨言慎行了，大友。因为我已经浪子回头了。”

“清水的心意简直比设计蹩脚的电池还换得快。”

“不是，大友，真的拜托你了。你可千万别因为好玩儿，就在婚礼上揭我老底。”他一脸严肃地强调，“乖，我把我的叉烧给你。”说着用筷子夹起了肉片。

“竟然委屈您把区区一片叉烧割爱给我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”

其实我明白，清水说那些话可能是真心的。他以前最爱闹市区的夜生活，无论到哪儿都喜欢邀女伴同往，可是自从认识了今天跟他结婚的相泽明香里，清水就认真了不少。换言之，

这两年来，他的夜生活减少了很多。尽管不能断言完全为零，这也是清水的弱点所在，不过要一个人突然改掉常年的习惯恐怕不太可能，所以清水或许也在努力朝零靠近吧。从我在职场上听到的传闻推测，他好像真的很珍惜自己的恋人，对此，我开始有点相信了。

然而就在此时，对清水的异性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物在我面前登场了。

那个持怀疑态度的人物，便是这场婚礼的另一个主角——新娘相泽明香里。

还有一点，我一直没告诉清水。

相泽明香里高中时跟我交往过半年。

三个月前，清水语气夸张地对我说：“时机已到，是时候让你见见我的未婚妻，相泽明香里女士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啊，反正说不了两句我又得绕到天气的话题上。”他却喜滋滋地开口道：“别这么说嘛。明香里还会带朋友来，可以跟你凑一对啊。”这么说来，他是想把对象的朋友介绍给我。

虽说不太想去，可我也找不到理由拒绝，就稀里糊涂地在

那场小聚会上露了脸，结果刚落座，我眼睛都直了。那不就是高中时跟我交往过的、比我小一岁的女性吗？话说回来，此前听清水说起“明香里”这个名字时，我确实想过以前女朋友也叫这个。

我强装镇定，给自己灌了不少酒。说这种话实在有点对不起明香里带来的另一位女士，不过我几乎不记得那天的事了。当然，明香里好像也认出了我，只是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与我相识的迹象，而是假装头一次见面。她像对待未婚夫的朋友那样跟我说话，问了我不少问题。当她口中说出“你是哪里人？”时，我差点没忍住回答：“你明知道。”

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是相邻的两个町，又参加了同一个社团，而且她跟我一样，上小学时父母离异，都是由母亲一个人拉扯大的。一天我对她说：“我家是因为老爸出轨离婚的。”结果她露出你已经算不错了的表情，摇着头对我说：“我家是因为欠债。”可能她也有点炫耀不幸的感觉吧，还继续说道，“妈妈都说了绝对不行，爸爸还是当了他弟弟的连带保证人。所以他们就离婚了。”

事情好像是，她母亲已经明确表示“如果你要当连带保证人，先跟我离婚”，可是她父亲还是不管不顾地当了保证人。

这里面可能还牵扯到赌气和信念之类的玩意儿吧。结果不出所料，她父亲离婚后就背了一大笔债，离开了那个家。这么说来，我还是听了明香里的话，才意识到成为连带保证人的可怕之处。“是妈妈的判断和决断，把我从即将沉没的船上救了出来。”她骄傲地说道。在她眼中，母亲应该是值得信赖的船长形象吧。

总而言之，可能因为同为单亲家庭的亲近感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，最后开始了交往。

“真没想到玲君的朋友竟是大友君，我吓了一大跳。”那次聚会的第二天，明香里就对我说。她说自己从清水手机上找到了我的号码，然后给我打的电话。听到这里我担心地想：清水手机里有这么多异性号码，真的没问题吗？然而我也问不出口来。

“是吗，看来你跟我再会，心里很高兴嘛。”我半带戏谑地说了那句话，明香里却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那倒没有。”随后又说，“其实我早就把大友君给忘了，昨天见面才想起来。”

“那种话不需要明言吧。不过我也不想惹麻烦，还是觉得应该早点把我们认识的事告诉清水。就算他疑神疑鬼也没办

法，只要老老实实说，上回因为太突然，脑子转不过来就成
了。”

“这我赞成，不过你能过段时间再说吗？我希望你能等婚
礼过后再把这件事告诉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样对我有好处。”

“什么意思啊。”

“你想啊，他不知道我跟大友君认识，不是更方便大友君
当奸细嘛。”

“奸细？”我可没想干那种差事。

“老实说，我正想打探打探玲君的底细呢。大友君跟他关
系这么好，我想拜托你帮我摸摸他的老底。”

“你想打探清水什么底细？”

“玲君以前不是跟各种女人交往过嘛。”

明香里的话如同职业棒球投手扔的超高速球，不偏不倚地
正中我的软肋。我知道，此时若有半分犹疑，必然会露馅。

“唉，这怎么说呢，清水毕竟是那种受欢迎的类型，不可能一
点过去都没有嘛，但我感觉他的情史也就普普通通罢了。”我
含糊其词道。

“你不用说谎。”明香里仿佛在嘲讽我的演技，“再怎么隐瞒，最后也会败露的。”

就算演技差，只要功夫深，一定能打动人心的。我在心里呐喊着，决定贯彻谎言。“那家伙就是太温柔，很容易被人误解。”

“对了，昨天聚会时，大友君不是一直在讲天气的话题嘛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啦。‘所谓隆冬之日，是指最高气温不足零度的天气’‘白天见到像蜂巢一样布满小洞的云，可能接下来几天会连续晴朗’什么的，全是这些内容。”

“卷积云呈现奇怪形状时，天气会变好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这么了解天气了？”

我把电话按在耳朵上，皱起了眉。莫非她要直取核心了吗，我感到一丝恐惧。“就是对天气有兴趣。”

“那是骗人的吧。我倒是有点想法。”

“什么啊。”

“假设大友君有个朋友，那人总喜欢泡在女人堆里。”

“嗯，假设哦。”